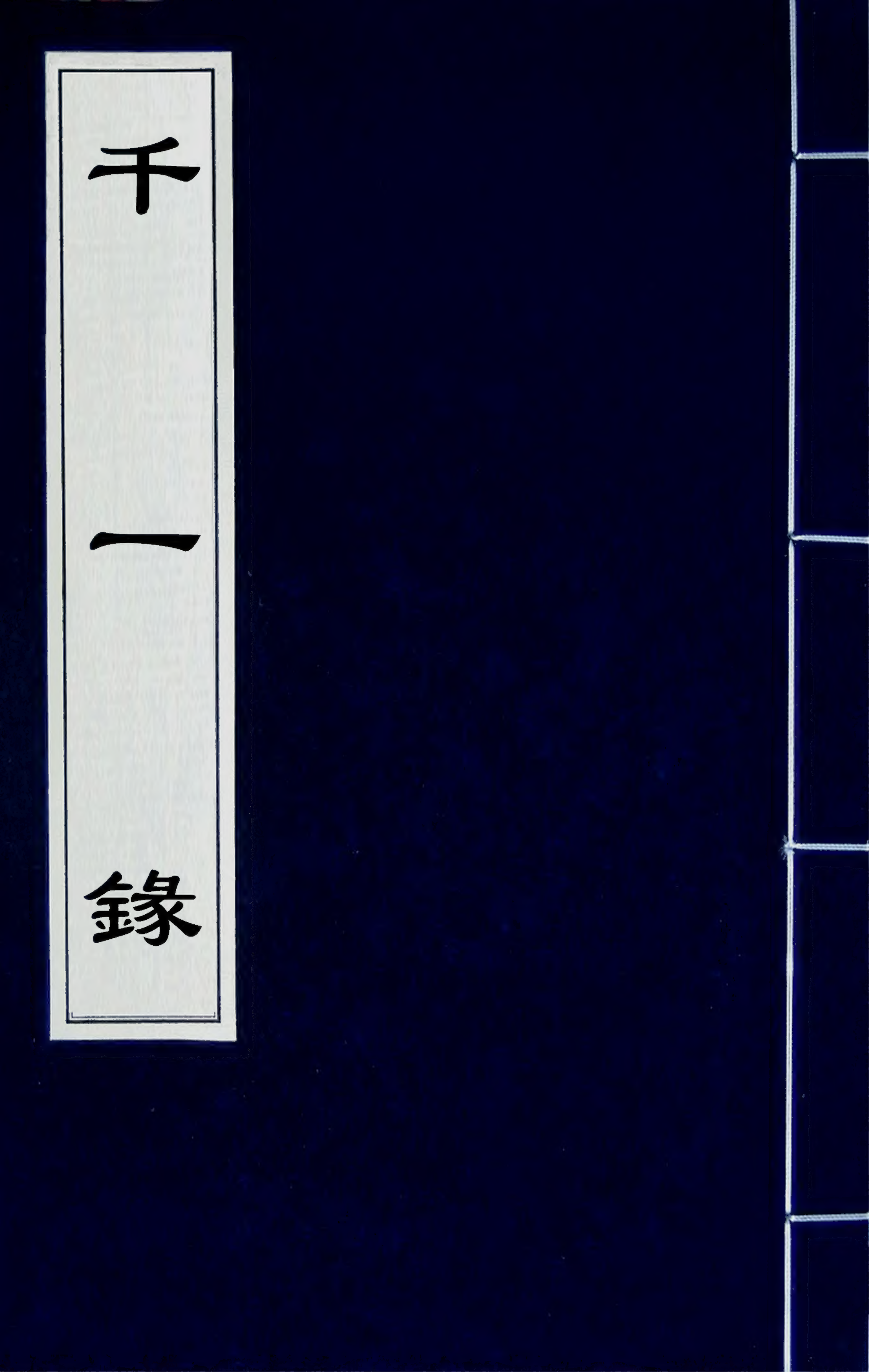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録卷之四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四

泰之二主泰者也曰朋亾豫之四由豫者也曰朋盍簪其義互相發者也夫私昵之朋亾則同道之朋合矣朋哉朋哉其治亂之由乎

隨之初出門交有功大有之初無交害言之各有當也始出而上無應是不援上者也斯罔渝矣出門之交周而不比則同德之朋也長善輔仁焉可無哉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之大其莫大於擇交矣

臨九二小象未順命也言小人所爲逆理不能順天休命是以臨而去之若能革面則歸斯受之矣

頤之象曰慎言語節飲食頤口旁也語曰禍從口出疾從口入蓋鄙言乃實理哉鄉黨篇如失飪不時不得其醬沽酒市脯不撤薑食不多食皆慎疾也謂惡其不備無貪心或非記者本旨

遯九三畜臣妾吉臣妾者供使令而已非賢者事也故凡可以代勞而執役者皆可畜耳若小人則遠之惟恐不亟如探湯如坐塗炭寧有可近者乎世往往以小人爲若臣妾之可畜而傾覆者非一矣不曰此

[illegible]九上肉則曰奴也何能爲盖自叔孫之豎牛子西
之翼勝更僕乃可數矣柰何不鑒
君子之交也初淡而久敬一於誠也小人之交也始
甘而終敗一於利也其於祭也亦然春祭曰禴禴尚
薄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不惟其儀唯其孚也君子
之事神也猶其事人也
困之二五朱赤紱朱赤也而以朱爲王者之服赤爲
人臣之服非也困之時爲君難爲臣不易故章服之
華於躬者乃所以爲困也而朱與赤無分焉知紱之
爲困則知所以保其位而濟其困矣故有說無咎

困之五君位也易爲以劓刖象哉人君以天下爲身是時也分崩離析民其瘡痍矣越志衡行有人哉前之則上六是也後之則九四是也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劓刖者猶書之言殄滅賈生之言癖且痱者也五於此若綴旒赤紱在躬匪華也秪爲困耳困於赤紱猶詩赤舄几几彼詠其孫而此象其困也夫五有中德焉以君令臣直也直爲壯其難其愼知險知阻危者安其位者也庶幾濟乎故曰乃徐有說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也雖然困可亨也未寧也惡可有佚志乎哉敬而無失誠以動物以承祭之心使民乃

可復也故利用祭祀夫五曰利用祭祀二曰利用亨祀君臣一德以亨其困神且佑之民必歸之蔑不利矣

禹作司空平水土非無其職也今曰冬者藏也空者虛也謂空其官而藏其事然哉

地官司救民之有衺惡者役諸司空柰何謂司空無職哉

易之節君子以制數度周禮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舊解正合無事異說也余嘗謂以經釋經則淆亂者可折矣

大司樂言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者若今之禮所謂降神祭神者云爾又何不經之疑焉疑之者泥其文也

大喪廞樂器楊用修謂陳而不作是也今曰興作則與去樂弛縣背矣下文凡喪陳樂器陳廞之詞同也又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義益明矣

禮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王者之於臣下猶然今也喪之祭用樂可乎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故云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也

周禮泉府之職何其爲民之周也貨滯而不售商賈

殺矣斂而買之以待不時治天下猶一家所以顧出其途藏其市也廼若吏之非良民之非愿賒與貸滋爲厲焉則末世事也嘉靖初閭里中猶恥爲不義有無相通往往不用劑劵醇厚尚爾况成弘間乎况三代之時乎自後日益澆薄雖名爲自好者不可以結信而止訟聽之者以民之私非簿書所急也莫或釐之其何能免甚乃貨殖之上下公爲禁無知所極以是而疑先王之政可乎

青苗之法異於禮者政在罔利非以便民則非政也官非爲民姑以逢上則非人也非其人行其政且猶

不可況非其政乎今舉世知義倉之爲民便然非其人則莫能行焉又何疑於禮哉周禮泉府以征布歛市之不售世多疑之夫其政乃以便民非厲民也常平義倉仁政所必先行之而便者非一矣是非泉府之遺意與若不得其人則堯舜文武之政舉無可爲者獨泉府一職哉荆公爲縣令青苗之法行之而宜及其當國行之而不宜此無故相與令之體異也今觀其薦相用人者也不知人安往而宜焉用相哉近世有爲荆公訟者未識相體者也論治而不知體惡可以語治哉荆公者宋之罪人乎可以令不可以相

周禮之有闕也闕之可也闕者所可損益者也其所因者未嘗闕也然則闕而强補之者非也謂司空有官無職而五官未嘗闕者亦非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去孔子之世若此其遠也柰何必經之無闕哉

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註謂稽其愈否以爲食之多寡非然也夫醫非能生死人自其疾可生耳扁鵲望桓公而走秦醫知二豎子之不可藥詎爲失乎所謂全者知其可治與否而已

周禮凌人十有二月令斬氷此周不改月之證也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此有說古之所謂玩好者其必異於今矣盤有銘焉器有銘焉可好也不可侈也可玩也不可縱也若其作無益以害有益則悖矣豈禮也哉

王弔勞士庶子註曰戰而敗績非也謂弔為勞亦非也戰凶器也雖捷寧無死與傷者乎弔其死者勞其傷者自宜然耳

禁原蠶恐傷馬也厥義微哉田獵之世馬畜而陳亾盖其理也

貉隸掌與獸言今其職不傳列子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介葛盧識牛言禮曰鸚鵡猩猩能言不言餘鳥獸則不傳久矣

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襘之嘉草攻之今兩廣之呪蠱即其遺術也中夏自周公以來其俗革矣而夷方至今猶爾也

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獸猛而已豈必聖人乃能驅之秋官冥氏以下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屬夾牲鞠炮土之鼓大陰之弓此其所除蓋猛而怪者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非可與拘方者語矣今世傳禹步通

堯[illegible]二女以術免舜涿鹿之戰黃帝受玄女符遂勝蚩尤[illegible]非無稽哉

禁暴氏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三代之時作僞者鮮矣聖人以禮防之也余所見數十年之前里閈中有妄言無實者衆皆鄙議之今則名爲士人者未聞以誣罔爲恥可勝誅乎

秋官禁民訟獄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或疑貧民不能辨則何以自達蓋其時井田法行民無大貧大富者使之有所入苟得已則可無訟耳後世汙吏藉此以罔民利而窶人不能自伸者可勝言哉故古之禮

有不必因者此類是也

聽獄訟者以五聲求民情難哉人心險於山川大姦積猾有以掩我惡可以辭色耳目求之雖然心誠求之庶幾不遠今之聽者毋作好惡毋以賄成乎斯善矣

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慢朝謂處班行而不肅也處班行而不肅錯立族談是也慢謂遲慢耳

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貞謂大事也屯五爻小貞吉大貞凶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禮貴貴老老並行不悖王燕則諸侯毛今亡矣夫

周官掌夢者不亦可已乎蓋非盡夢而占之也間有徵焉者自古記之賚弼與齡見諸經傳左氏去周未遠蓋不一書未可盡以爲失之誣也

四凶在堯時惡未大著也惡不積不足以殺身此無足疑未損堯之智也必曰堯亦深知其惡但其時舜禹皐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用其才又謂聖人在上駕馭之亦不敢露其惡爲此論者非惟不知聖人之心亦昧於治理矣夫四凶爲能誅之堯不能耶既已爲堯解堯能駕馭之舜不能耶又嘗爲舜解矣此舉堯本無過縱其有過亦日月之食過而文之是以

小人之心諛堯矣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無可議今不能尊所聞而務爲異論謂踐迹爲庸人也士善人不然夫自古聖人未有不由踐迹而能入室者也舜曰協帝湯曰纘禹周公思兼尼父憲章皆是物也蓋自西方之說以頓悟爲上乘而夸誕者喜之建旂操戈一國若狂矣苟志於道者柰何不懼

聖人不自聖也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未之有得雖子臣弟友庸行之間猶日兢兢四未能一非徒謙以誨人蓋聖敬日躋無一息滿假所以同天不已者也今

乃曰聖人無識也無學也故曰何有去仁去智夫勇故曰未能而子貢則曰此夫子能自道而弟子不及知也。嗟夫天道益謙下士長傲誣聖作狂彼何人也

先之勞之一言盡爲政之道而子路請益不足以發矣蓋政不外教養二端先之帥以正也使民興行教之事也勞之罔暇逸也使民勤力養之事也今言勞之者太淺則子路少之宜矣

孔子不假蓋於子夏乞醯與人微生高則若賢矣而以爲非直聖人之道猶權度也權不可輕重度不可長短故惟中庸至矣

孝哉閔子騫似非夫子語夫子未嘗稱七十子字也
疑子曰上落一字耳
景公出舍於郊爲省民也而自責之意存矣若以出
舍爲避宮似非本旨蓋省耕省斂自須出舍耳
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性理一也非理外有
性性外有命也朱子以仰觀俯察一節爲窮理之事
以天地相似一節爲盡性之事以範圍天地一節爲
至命之事亦非分屬也朱子豈不知三者爲一耶易
之言理言性言命豈亦分爲三耶今之議者過矣
剝之後繼之以復天地之心日生於是乎見矣在人

習染之汙物欲之蔽而本體之明不息也朱說本無可疵乃謂只講得愚不肖一邊亦好事矣夫言非一端剝復之間固聖狂之幾也孟子日夜所息正指迷復之機喫緊爲人朱說即孟氏之旨也又何議焉

漸之居德據於德居之安皆其解也深造以道漸之義也今謂賢德者舉之以善俗亦通而居守之訓未切朱氏之說固未可議也

小過之象曰過乎恭過乎儉過乎哀朱氏之解固有本矣與易寧戚與不孫寧固禮言恭撝謙而不違則皆聖訓也可以小過者也若恭而無禮哀而滅性儉

而駱則大過矣今必曰君子非有過也矯之適所以爲中其論亦非不美而以詿爲非本旨則果於誣先覺矣

姤之義即坤初爻之履霜也聖人扶抑之微意深切矣近世儒者謂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知姤而不知復則孤陰易滞此參同契易外別傳乃以之釋經外矣

酌損之毋若恒初爻始求之深也此進言者所當玩

主利者順也故者以利爲本利訓順順者後而不倡不爲天下先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本義謂享先妣之吉占竊意易之稱名取類其義廣矣祖妣娣妹非必其人牛羊莧陸非必其物觸而長之天下之事可畢也讀詩者必以意逆志乃得之而况易之不可爲典要者乎故占者有中正之德則宜遇柔中之主而享先妣無與焉

夬九五莧與商陸皆感陰氣之多者非一物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以疆埸之易解於義爲長夫多岐亾羊宜也今疆易之内乃不覺其亾耶盖失之於所忽也旅上九喪牛于易義同

臨六五知臨蓋舜之大知也行中之謂謂用其中於
民也五柔中應二剛中惟中之行何人何已其斯以
爲大知乎理自明徹而經生講套乃以本義不自用
而任人謂之中殊無義大抵舍經泥傳訓詁之失久
矣今又不玩傳旨而守講套日益下也聊舉一隅
大有初九無交害也士際大有之世彙征奮庸寧非
至願而遲朋比德援上同升又惡不由其道也匪人
之傷害孰大焉初則始進而無應於上不援上不養
交斯無交害矣君子有道則見正已而不求於人有
如此故曰匪咎使其要譽而干結則二之大車三之

用享非不可援之爲厚交者而所喪者多矣惡能免失身之咎乎泰之二曰朋亡渙之四曰渙其群夫私交之害於直道也久矣雖然守己者莫難於要其終靡不有初也必也艱貞篤志不拔不流無若子夏入而說出而說焉以二者戰也咎乃免矣曰艱者臨深履薄之戒哉釋交爲渙似未盡

隨之初曰官有渝比也出門交周也周而不比貞有功矣其守身之大閑乎

渙之彖王乃在中本義以中爲廟中竊疑焉五在君位而有中德純而勿間是以能萃精神以致孝享也

如曰廟中廟中何以濟渙
變動以利言利順也理之自然也理本自然而情之所之則異矣故吉凶生焉夫情有愛惡之相攻有遠近之相取有情僞之相感若是乎不一也要之以相得為善遠而不相得猶可也近而不相得則愛惡情僞紛紜不齊而吉凶悔吝由之矣君子以理御情順應而不私所以動而無不利也所謂相得者豈以和光同塵朋比而爲黨哉各盡其道各得其分濟美協恭相與以有成也此之謂相得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利順也順自然之理非有所牽强

作爲也聖人體易通其變神而化之順應無迹所以盡利也莫非自然之理也

鞄人之爲革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凡甲鍛不摰則不堅已敝則撓此政諭也夫唯一張一弛知柔知剛則措之而宜矣

道心人心非有二心晦翁寧不知耶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而小者弗能奪也道心惟微孟子所謂幾希也微也而易去故危之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知微知彰知微之顯以經訓經可無議矣

武王立十一年東觀兵又二年克紂又二年崩崩年九十三則立時年七十八矣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非長子也文王生子何早耶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之中猶有諸弟則武王生子在逾八望九時矣何遲耶此皆書傳之未可盡信者

牧野倒戈紂衣寶玉自焚而世言武王誅之紂不自焚武王未必誅之也管叔之死其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得不死耳舜之於象象之傲不能禍天下不藏怒焉可也管叔得罪於宗廟社稷而成王不得不以天討之若周公則臣也有不得與焉者况管叔自

縊以死而世稱周公誅管叔謬矣

二叔流言周公孫於魯以辟之則不利孺子之疑宜釋矣然成王猶有未達者特未敢誚公耳是在幾之上說之弧而未遇雨乎若曰公之東征勢亦難誚此語錄者之誤也蓋周公歸於周乃征殷耳

孟津之會不期者八百武王猶未以爲可也意紂或有悛心或貫盈而斃則商之澤猶未艾此聖人之心也豈利天下哉牧野之師商人惟徯周王后而倒其戈以納之耳而諄諄要與卜爲耶孟子所以不盡信之也

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共工之名震序伐鬼方震摯侯之名子嗟子國賢大夫留氏之名此宜有據

彼姣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忠臣憂國之心何真切也微子之歎匡指紂爲姣童矣

丘中有麻傷賢者見逐而思之留嬉子嗟子國名其有據與否未可知然其說可存也

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託始平王有以也詩傳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蓋深明春秋之義矣謂子貢所述其然哉小弁之詩傳曰爲尹伯奇作也小序謂太子之傅作而疏從之非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溯親仁也夫弑父與君者可以語仁乎

詩傳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鞅以吉射之故而伐劉文公以劉之故而殺弘天下無道政自大夫亂賊橫行無可言者而左氏乃以違天爲弘咎其不逮詩傳遠矣

詩序未必子夏所述詩傳未必子貢所述然必其徒傳之者也故其義有炳然可信者而間有牴牾不合者其可信者傳而習之者也其不合者失其傳者也觀後儒之語錄可以逆而得之矣

魏風葛屨汾沮洳註皆以爲刺儉而作余竊疑焉夫

儉殆未宜刺也誦其辭逆其意又未見其爲儉夫世之降也公族世祿之家其不越禮鮮矣之子之美如玉無度殊異焉是美之也非刺也好人提提其儀可象若有類乎一个臣之休休焉者而處心實褊則所謂媢嫉而不能容者耳是以爲刺也褊云者儉云乎哉魏風類以爲儉鄭風類以爲淫似泥十室之邑非無賢也一國若狂不有中立不變塞者乎

檀弓盡飾之道與孟子充義之盡同意深遠矣容貌顏色辭氣三者君子所貴乎道者也若盡其道則修已而百辟儀刑篤恭而天下平矣此記者之旨也今

未得其意而議之過矣

速貧速朽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不則有為言之也可謂知言矣語錄之言或有為之言或未定之論或記者未能發其蘊而失其義今之君子操戈求疵務誣先覺何其薄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不欲人之浮於食也而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是徒謀利於其君而已也位卑而言高罪也而曰不以大言受小祿是無辭富居貧之禮也蓋不得聖人之意而相倚以言鮮有不失者矣

毋不敬之訓吾聞之矣今乃曰敬之一字亦是因病立方自度無病則不必服此何說耶子之所慎與兢兢業業者非耶

喪之杖何爲也身病體羸以扶病也病則不可以不杖矣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夫堂上其暫者也暫焉雖病其可也父在不敢杖則不杖矣是其可以不杖也可以不杖則非病也非病也而杖不幾於飾乎孝子之喪其母有病焉者矣病則不可以不杖矣見父則不敢杖非見父則杖其可與亦禮之意與將以質諸達者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哀未忘也而弗敢過焉則其居喪也非不及禮者
矣曾子特責其喪子之哀過於喪親云爾子夏遽引
咎而拜蓋禹之拜昌言子路之喜聞過其道一也
子夏篤信聖人者也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豈其居之
不疑乎必不爾也然未能如曾子江漢秋陽之喻子
貢宮墻日月之喻以明孔子之道以曉西河之人是
以責之耳異日嘗與諸弟子欲以事孔子者事有子
蓋懼離群索居而失所宗知尊孔子而未知所以尊
也曾子之見遠矣大矣吾意有子者足以知聖人其

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雖微曾子不可寧有偃然以孔子自居乎諸子乃謂不能答離畢多男之問乃避師座是以孔子爲古史有子爲優孟而諸弟子以師爲奕也好事者之傅會何足信也

庶羞不踰牲解者曰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也余疑焉夫牛國君無故不殺不以爲羞宜矣若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則羔豚皆不可羞者夫羞曰庶毋乃弗備乎蓋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祭豐而薦菲也而羞踰於牲則非所謂稱矣是故不欲其踰也然則羞者稱所有而務潔焉禮也

玄酒設而不用或曰不設可也噫先王之惡昔酒尚
矣玄酒之設使人反其初也惡可廢也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責之則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至於子游譏其門人本之則無則曰噫言游過
矣子游裼裘而弔曾子非之既而曰吾過矣夫夫是
也子張於子夏之論交曰異乎所聞曾子不與子張
之為仁也曰堂堂乎子貢則曰何敢望回豈惟友朋
之相與其事孔子有疑則無隱焉故子桑伯子之簡
不敢以為可而夫子然之速貧速朽門人親聞之而
曰非夫子之言也洙泗之間師師濟濟都俞吁咈真

若唐虞之廷矣後世面朋而不心過而爲之辭黨同伐異若琴瑟之專一而以簧鼓於衆曰聖學在是也

喻於利者爭趨之君子耻焉爾

魯宣公之大有年春秋書之非以爲異也若曰豐不可恃魯宣是也災宜修省周宣是也

文中子擬經惜未之見王文成深取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信然不則繁文無紀極矣然使聞道未及游夏而遽爲孔子垂老之事則可乎先儒所以未遽許之也

管子對齊桓公云昔吾先王昭王穆王曾尊周之辭也

註謂周爲管子之先謬矣

婦人五十無子出其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者曰姆姆女師也夫德可以爲師而以無子出毋乃非禮意乎婦無子而不妬猶之乎有子也夫庶非子乎然則妬可出也無子而妬所必出也若婦道無失而無子未可出也此之謂禮意

論語二十篇一言以蔽之曰下學而上達下學所雅言也上達不容言也非隱也子曰吾無隱乎爾而子貢曰不可得而聞夫子乃欲無言矣爾與回言終日賜是以不敢望也中庸言篤恭至於無聲臭性與天

道無餘蘊矣而所不遠人以爲道者子臣弟友之間其要在謹獨耳孟氏言神化與天地同流至矣而所必有事焉者集義以養氣乃所以塞乎天地也其曰好古敏求曰擇善固執曰深造之以道符節合矣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夫談者倚聖言而援梵典則曰無言曰默識曰不顯曰自得曰空空舍下學而希上達將何以達終其身隔壁可聽而升階末由自欺欺人其何所不至孟氏所以先正人心也嗟夫人心正而邪說可無辯矣

今學士言從事於格物致知如泛舟渤海莫知津涯

蓋未實用其力也夫格物者孔氏之窮理也孟氏之集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其節度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温故而知新深造以道而自得焉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至易至簡易知易從何謂無津涯哉夫渤海雖浩蕩乘桴不已必登岸焉苟不出戶庭而游心千里之外萬仞之上大鵬之翼其不可假終相與斥鷃枋榆間耳今之懸空而談隔壁而聽者何以異此

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朱註明確無可疑若以道體細大爲支離則中庸之語大語小非矣夫小所以大

也非分也朱子寧不知哉近之求多於朱子者務出新意自以爲超章中二禮字樞紐尤爲無謂此章非專言禮也

告子生之謂性孟子知其所蔽矣故以犬羊之性詰之而不能答今好異者乃以爲透悟處謂孟子心喜之恐其未徹故以白喻之以人物之混探之而惜其不能承當也嗟夫生孟子之後異端之塞路者廓如矣猶欲爲告子建一幡耶蓋告子之學其流爲禪溺於禪宜其好告子也

物有本末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有始有終齊

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此近日求異於朱註者也如其說則本末終始重出不亦贅乎知言者必知其所蔽矣

冉求以藝稱孔子曰可爲宰其自言亦曰可使足民然則聚斂附益殆以善於理財非剝削若後世小人也賦粟倍他日哀公所謂二猶不足非自求始也而求無能改於其德知有季氏不知有魯知生財不知生財有大道孔子是以責之有若似聖人於其對哀公者見之夫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曰盍徹乎公必以爲迂矣而問之未能審也孟子曰明君必恭儉儉

者不奪人則取於民有制徹而足矣若其縱侈則無
當也雖又倍之其可足乎求以爲有官守者盡其職
爲季氏宰而附益焉職也所謂具臣也而大臣以道
事君之誼胡未聞焉夫大臣非徒以政事稱也
孟子不見儲子屋廬子猶未盡發其蘊焉夫齊相得
之平陸者也然相之務亦繁矣其不之平陸未必無
故也使其有故而先之以幣未爲不及物也而見賢
之懷宜孔亟矣由平陸之齊而不來見則向之不之
平陸者由無●見賢之誠非有故也是以幣招者乎將
爲陽貨者乎孟子是以不見也蓋先之受者亦不逆其

不成享與人之恕也後之不見明示以禮而使反其敬持巳之審也兩得之矣

唐虞之際匪二典奚觀焉古文雖質畧其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盖為天下得人其難其慎誠不輕矣去側陋而登庸則百畝之不治自不暇憂安得復為農夫之事耶孟子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盖若曰堯之舉舜非以其世也不出畎畝而知其可陟帝位是之謂天子而友匹夫也如泥其辭歷山于田之日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焉天下之士就之則陶唐之亂無乃空虛堯孤立於上舜植群於下若兩主分治然有是哉二嫂治棲臣庶于治雖事理所無而聖德無累故不暇辨耳均州志有舜井云舜避堯之子於此而父母所使浚者尤爲陋妄余別有論

舜不告而娶在朝時也在朝則君前父名君治之可以不告不告非禮不娶無後尤非禮而君治之固禮也是以不告也若畎畝之中則父主之焉得不告

春秋列國魯猶名秉周禮而三家爭奪乃彌甚焉孔子不適其非而以禮約之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言一變至於道也言之無罪所以居亂邦也曰如禮何温而厲聖人之用也

逄蒙殺羿孟子曰羿亦有罪焉羿其取友之未端也

莊子曰羿工於中微而拙於使人無已譽戒近名也然君子聞譽不喜而耻過情之譽耳安能使人無已譽孔子之聖及門諸子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心悅誠服何能無譽哉故孟氏之論平矣夫端人者其取友必端羿其端人乎君子端已而已矣譽也毀也焉知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故易子而教於子且然況於父乎

匱豈是以稱爲不孝也夫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愈疏
撻之流血而不敢怨猶不勝幾諫禮也章不能愉色
見幾而諫之縣吊以待罪與其出妻屛子而無不孝
之行豈爲逆者哉舜事瞽瞍未嘗不在側塗廩浚井
可使而不可殺聖人之所也章則安能孟子與之遊
而禮貌之蓋將以感其父嗣封人之錫類也非徒哀
其志而不與之絶也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之於人也猶工師之有
規矩也不可欺以方圓猶其有繩墨也不可欺以曲
直猶其有衡也不可欺以輕重故可以弗畔日亦云

者未至於化也化則未之或知德之盛也在乎熟之而已矣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所雅言則惟詩書執禮禮言執者固執之而不違所謂約也樂之成也則化不可爲者也孟子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也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非有出於禮之外也故一日復禮而天下歸仁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論語一書惟言下學之事非不語上也無容言也故不可得而聞而非有隱也雖顏子所聞於夫子終日言者亦惟博以文約以禮而已至於從而

未由三月弗違日至則熟矣惜乎未見其止未達者一間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未之有得躬行者修其身也修身禮之實也過庭之訓曰不學禮無以立禮所以守身也故弗畔言違道不遠未與道一也禮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與道一而弗畔不足言矣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性之者也自老荀諸子不達於禮之實而孔孟之旨晦也久矣君子之學無內外人己之間也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皆反求諸心者也終日如愚而足以發所謂默而識之也非徒口耳章句學而不

愚者也然所謂默識者豈墮於空虛者乎所識者何物乎故學不可厭也思而不學則殆矣學不厭而默識焉則深造自得內外合一之學也然學非自成已而已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盡人之性即盡已之性萬物一體曾何人已之間哉斯聖學之全功已　聖人每自謙以誨人即不爲酒困似細行也亦曰何有於我而世儒乃妄以無我相釋之而以默識爲談空尤近似可惑中下之士何其果於侮聖人之言也噫侮聖言由不知畏天命聖人先憂之矣　不厭曰知所無默識無忘所能道聽塗說德之棄也語皆合

一人有問屢空之義者余令讀賢哉回也章有問一善者余令讀舜之居深山之中章有問無能者余令讀道不遠人章以經解經則詖辭知其所窮矣

令有璞玉於此雖萬鎰萬鎰言其多也人情多則不貴之故崑山之下以玉抵鵲記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以玉之少而珉之多乎併觀之其義明矣今以萬鎰爲値之微鎰至萬可言微乎註未明言以爲不必解也文理不通而好悖註可哀也

以德服人者未有不用力者也以力服人者未有能用德者也文之至德也而曰大邦畏其力降崇戡黎

仁者必勇是以一怒而安民也夾谷之會文事武備具矣彼齊之强豈徒以禮讓之已哉孟子言王不待大大可弱也小可强勉德也非力也德行而力斯張矣孔子之請討也聲大義於天下何弗克之有豈以力也夫魯之弱於齊久矣三家者必以力爲辭故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固夫子之言也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善師者未有不作其氣者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所謂必有勇也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驥豈無力而千里哉孔子言軍旅之事未之學而冉求之克則曰學於孔子何也苟不善讀孟

子則未知所以制梃而撻齊楚之堅甲利兵者是以
見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也
金滕體王其罔害言王之體其罔害古文句法如此
者非一似非詔兆之體也
梁武以晝寢為甚寢彼溺於空者謂可無事於學耳
韓退之好學者亦取其說何也禹惜寸陰周公待旦
孔子忘食君子向晦宴息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惡暇
寢乎季氏之婦之論勞逸古之遺訓也自王候士庶
必有事焉若晝而寢則終日無所用心者矣孔子曰
難矣哉其儆惰至切也

大學註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斐然之士毋疑之余令讀子貢問政章則自得之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不窮何以知不知何以用今未嘗潛心實用其力而矢口肆談非欺則罔耳悲夫

王元年王正月古之文皆然所謂其文則史者也非夫子特書也後儒疎於稽古其辭煩矣

春秋之世去古猶未遠或人得近孔氏之門者亦非最廝下者也乃以不儉爲禮以儉爲小器亦何怪今之世哉吾見今之大人矣其務汰也曰禮也否則小蓋或人之見也孔子所以大林放也

聖人以神道設教義至精矣知鬼神之情狀誠之不可揜也故萃渙之辭皆曰假有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以設教也葛伯不祀則征之慢神者必虐民宜其亡矣然又曰淫祀無福敬而遠之不欲瀆也此所以設教也道君之亡乃與葛伯同軌矣悖禮之國匪瀆則慢可不鑒諸　王欽若以設教欺其君而世之知其說者鮮矣聖人曰畏天命敬鬼神百王所必由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乎哀則自致者也然先王之制禮賢者之過則就之故致乎哀則止也

毀而不勝乃比之不孝易曰喪過乎哀可小過不可大過也言非一端互相發乃足以發似非謂不事文飾也言將致飾之道者也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性之也其於道不勉而中故稱盡道之至者必曰堯舜天下之大一介之微必由道義是堯舜之道也堯舜揖讓者也而以湯伐夏道豈異哉湯武之道固堯舜之道也順乎天應乎人而不與焉一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以齊王者直欲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豈必曰恭已南面而已矣其深知尹之志曰以堯舜之道要湯正以明湯武之

道爲堯舜之道也是以不徒曰樂道而曰樂堯舜之道也

舜之治天下至詳矣自地平天成以至鳥獸率舞所以亮天工者靡弗周也而曰無爲而治明其有爲而無爲也賢者任之非吾爲也故曰無爲朱氏之註確矣禹之勤民事也而日行其所無事知禹之行所無事則知舜之無爲矣後生不玩經旨亦未玩註輕言無爲以爲老莊之言可援也亦未能得老莊之旨也

甚哉周末文勝之弊也卽孟氏所稱得志弗爲者匹夫一旦爲諸侯卿相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乃孟氏始弗爲則皆爲之者耶賈生痛哭之後黎民醇厚庶幾善人爲邦矣我　朝稽古定制一洗汚習自洪永至於成弘非止小康也嘉隆後雖日漓秉政者苟能加意復古紀綱猶森然也或曰孟氏所云大人指當時侯王非謂卿相然戰國四豪如平原孟嘗所爲與諸侯不異趙氏註是也　今之匹夫僭與侯王等者有之矣不必卿相也

君子有九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不可已也而曰天下何思何慮爲憧憧往來者言也太公順應理本自然無畔援無意必所以洗心而神明其德也故憧憧

之思慮不可以淆純一之體若知幾先覺弗慮胡獲
聖人豈廢思哉此儒釋之辯不可不察也
晉之假道於虞非晉之善也輔車脣齒之勢至易見
者虞雖褊小知其不可者獨一宮之奇乎知有賄不
知有鄰忘其鄰并忘其國其不臘也有奪其鑒者矣
雖然虞能用賢則晉之覘者息焉不惟保國可以字
鄰不爾則晉且有事焉先虢亡矣夫虞晉之虞也而
戎行黷矣
聖人一言而竭兩端故無擇言其曰下學而上達曰
予欲無言所以啓子貢者屢矣顏悟如子貢猶未易

悟及明以一貫語之乃始曰不可得而聞也夫好古敏求多聞不厭皆下學也達在其中矣達則一矣非一以貫之則終日求何獲耶是故學不厭其多而所以貫之者一一與多非相離也達如夫子而曰焉不學學何時可已耶拾筏登岸之論非自得之者也

司馬牛孔門弟子也其兄桓魋欲殺孔子必不有其弟矣牛是以懼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又曰天生德於予其如予何子夏所聞即夫子之論也然必內省不疚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所以盡道其間反求諸己者未可徒憂將冀其不終忘耳子夏蓋能發夫子之

意非滞也子夏之論似夫子西河之人是以疑歟古文簡畧數十年事或以數語敘之而傳者從而傅會焉則訛之訛矣父母使舜塗廩浚井所宜有也蓋耕稼之日非登廩之後也井之出猶方回之反封其戶也回舜友也若曰爲孔而出則神聖所不能二嫂使治棲非象語也傳之訛者也蓋甚象之惡也象往舜宮與日事也非以分所有也舜既出而象有不知者乎鬱陶忸怩非僞也克諧之後也舜喜而封之故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封之之辭云耳而不得有爲於其國也若曰昨日謀殺兄者而今日可使治臣

庶乎而謂舜非僞乎夫此易知者也孟子所未暇辨者以孟子所未辨而置其有無則武成何以不盡信也

王者之迹息而春秋作始於魯隱非從麟始也論語記孔子言孝非一矣閒居而曾子侍語以至德要道何與於麟麟而吐書此牛腹中之奇所自來也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禹貢所紀可睹已何假於夔金簡玉字之書不當與禹並存耶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人繼天立極純亦不已純則無妄故曰善成性存存自誠明

謂之性天人合矣孟氏之道性善此所由來歟仁智之見百姓之不知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孟子蓋深於易矣而楊子雲猶曰性者所適善惡之馬不知性則不知易而草玄以擬易無乃竊乎

論語蓋升堂之徒所述純粹無可疑疑者過也孟子則間有可疑蓋萬章之徒未必盡得其意然大旨無疵故曰醇乎醇若先儒語錄則其門人非一手誤者謬者宜有之矣今之士乃以索先儒之疵徒自彰其不肖之心而於先儒無損卽先儒所自述間有一二言可疑善發而無隱因事師之道也而得間者因以

操入室之戈悖矣

樊遲問稼子曰小人哉以其不志大人之學而問小人之事也若因以爲近利疑非夫子之旨遲雖不善問當不至謀利於洙泗之堂也稼穡艱難小人之依周公以陳於王南宮适稱禹稷躬稼夫子曰君子哉夫稼者殆非以利言歟

國君不仁不保社稷亡國之社屋之以示儆也此孟子變置社稷之論所由來而以明丘民之爲重歟若泥其辭旱乾水溢而變置焉古無是也桑林六事自責寧神之右乎哉

禮者理也而義有辯理虛也禮實也實則可執猶規矩隄防之不可踰越也不遺乎禮斯不遺乎理故聖人之教曰立於禮約之以禮禮失矣故曰後君子之守守約而施博惟禮之可以立也朱氏之解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其義精矣後儒乃以禮爲理儒者曰理佛老亦曰理理固虛位形而上者何以執何以約何以復於是以爲薄以爲僞以爲亂而儒者之惑毋乃滋邪說之謬乎

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以爲善戰孟子則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故於武城不信血流漂杵之文所以救時

也夫紂之強不易克矣前徒倒戈親兵猶戰獨夫旣焚而不服若猶五十國武庚猶以殷畔當其時可言心悅誠服而兵不血刃耶以德服人原始要終則然也孟氏之論非無徵也其後秦以虐易虐而得定于一則約法三章寔基之孟氏之論信而徵矣

程朱格致之論本諸孟子孟子言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知穿窬之不可為此所已知者也以理之不可也而充類至義之盡則一介之取非其有猶禦也所謂窮至乎其極者也而義不可勝用知斯至矣語孟中可徵者非一聊舉一隅耳學者未嘗實用

其力而反諸心非誣則昏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此所已知之理也而孔子之言孝能養必敬敬曰色難事親者不失其身故曰父母惟疾之憂生事之以禮死而葬與祭無違其大者至德要道以歡萬國而通神明此所謂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朱子爲學者淺言之使易曉豈知法言之觀中說之擬耶王元美以其文之不似而詆之誤矣夫釋經者尚其辭乎聖賢之言有感而發非若文人藻繪以爲工也文王百里出而率天下三分之二以服事殷是以爲至德也而四友才亂之倫寧無拯民水火之心翦商之

詩所爲作也翦商云者言王業自此始耳而不得於辭者乃有奉木主於商郊之謬矣武王所以纘緒周公所以成德豈謂是歟　禹入舜域而不優殆偶有所見非確論也孔子以舜禹並稱又曰禹無間然未見其不優也孟子大舜有大焉者典謨所述其位不同非以爲優劣也

悼公之喪孟敬子安於食食蓋悍然者也曾子將死所以告之者曰遠暴慢曰遠鄙倍何其切切也爲人謀而忠其日三省然哉夫孟氏之遠於禮久矣孔子告之曰無違無違禮也三都之墮孟氏獨不從孔子

蓋以舜之苗文之崇俟其格焉而以群婢故行也

晚年日讀論語始知程子不會讀書之言有味一言蔽之曰下學而上達今之高談者誣也罔也

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在大辟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竊疑之夫刑賞天命也王者奉天而不敢私有司則奉命者也安可専也若陽宥之而有司致刑焉是相與爲詐何以設教先王之律必不然也

孟子爲齊王言樂言樂之本樂之本與政通治未定何言樂今古哉孔子論爲邦韶舞固在議禮後也韶

九成而鳳來儀鳳來儀非徒以樂孔子聞韶三月鳳
不至也西伯無其位未作樂而鳳鳴于岐由是言之
孟子之論正其本矣聞其樂而知其德盡善之與盡
美不可強同也春秋之去虞遠矣而孔子曰樂則韶
舞周監於古胡不用哉孔子之正樂雅頌各得其所
魯之頌可以沿於商周乎蓋思兼三王始可言韶也
鄭聲必放豈曰猶古孟子之務引君也深於樂也墨
氏之非樂橫矣而韓子曰孔墨必相用何其陋也
讀墨非韓子之文余嘗有辯